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九十七回 長沙府施俊遇丫環 黑狼山金輝逢盜寇

說話邵老爺當堂叫吳玉據實招上來。吳玉道：「小……小……小人沒有招……招的。」邵老爺吩咐：「拉下去打。」左右啣了一聲喊，將吳玉拖翻在地，竹板高揚，打了□數極。吳玉嚷道：「我招呀，我招！」左右放他起來，道：「快說，快說！」吳玉道：「小人原無生理，以賭為事。偏偏的時運不好，屢賭屢輸。東幹東不著，西幹西不著，要帳堆了門，小人白日不敢出門來。那日天色將晚，小人剛然出來，就瞧見鄭申晃裡晃蕩山東而來。我就追上前去，見他肩頭扛著個襖連，裡面鼓鼓囊囊的。小人就合他借貸，誰知鄭申他不借，還罵小人。小人一時氣忿，將他盡力一推，『噗味』『咕咚』就栽倒了。一個人栽倒了怎麼兩聲兒呢？敢則鄭申喝成酒泡兒了，栽在地下，噗味的一聲。倒是那大襖連摔在地下，咕咚的一聲。小人聽的聲音甚是沉重，知道裡面必是財資。我就一屁股坐在鄭申胸脯之上。鄭申才待要嚷，我將兩手向他咽喉一扣，使勁在地下按。不大的工夫，鄭申就不動了。小人把他拉入葦塘深處，以為此財是發定了，再也無人知曉。不想冤魂告到老爺臺前。回老爺：「鄭申說的全是醉話，聽不的呢。小人冤枉呀！」邵老爺問道：「你將銀襖連放在何處？」吳玉道：「那是二百兩銀子。小人將襖連理好，埋在缸後頭了，分文沒動。」

邵老爺命吳玉畫了招，帶下去，即請縣宰方公將招供給他看了。叫方公派人將賊銀起來，果然未動，即叫屍親鄭王氏收領。李存與翠芳塘住的眾街坊釋放回家。獨有施生留在本府。吳玉定了秋後處決，派役押赴縣內監收。方公一一領命，即刻稟辭，回本縣去了。

邵老爺退堂，來到書房，將錦箋喚進來，問道：「錦箋，你在施宅是世僕呀？還是新去的呢？」錦箋道：「小人自幼就在施老爺家。我們相公唸書，就是小人伴讀。」邵老爺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家老爺相知朋友有幾位，你可知道麼？」錦箋道：「小人老爺，有兩位盟兄，是知己莫逆的朋友。」邵老爺道：「是那兩位？」錦箋道：「一位是做過兵部尚書的金輝金老爺，一位是現任太守邵邦傑邵老爺。」旁邊書童將錦箋衣襟一拉，悄悄道：「太老爺的官諱，你如何渾說？」錦箋連忙跪倒：「小人實實不知，求太老爺饒恕。」邵老爺哈哈笑道：「老夫便是新調長沙太守的邵邦傑。金老爺如今已升了襄陽太守。」錦箋復又磕頭。邵老爺吩咐：「起來，本府原是問你，豈又怪你。」即叫書童拿了衣巾，同錦箋到外面與施俊更換。錦箋悄悄告訴施俊，說：「這位太守就是邵老爺。方才小人已聽邵老爺說，金老爺也升任襄陽府太守了。相公如若見了邵老爺，不必提與金老爺嘔氣一事，省的彼此疑忌。」施生道：「我提那些做什麼，你只管放心。」就隨了書童，來至書房。錦箋跟隨在後。

施生見了邵公，上前行禮參見。邵公站起相攙。施生又謝為案件多蒙庇情。邵公吩咐看座，施生告坐。邵公便問已往情由，施生從頭述了一遍。說到與金公嘔氣一節，改說：「因公赴任不便在那裡，因此小姪就要回家。不想走到攸縣，我主僕便病了，生出這節事來。」邵公點了點頭。

說話間，飯已擺妥。邵公讓施生用飯，施生不便推辭。飲酒之間，邵公盤詰施生學問，甚是淵博，滿心歡喜，就將施生留在衙門居住，無事就在書房談講。因提起親事一節，施生言：「家父與金老伯提過，因彼此年幼，尚未納聘。」此句暗暗與佳蕙之言相符。邵公聽了大樂，便將路上救了牡丹的話一一說了：「如今有老夫作主，一個盟兄之女，一個盟弟之子，可巧姪男姪女皆在老夫這裡，正好成其美事。」施俊到了此時，也就難以推辭。

邵公大高其興，來到後面與夫人商量，叫夫人向牡丹說起。一面派丁雄送信給金公，說明要將牡丹與施俊成婚。誰知夫人將假小姐喚來，這時佳蕙再難隱瞞，便將前後事情大概說明。他說到小姐溺水之苦，不由的淚流滿面。夫人等倒可憐他，勸慰了多少言語，只得將婚事作罷。一面派人將丁雄追回，但已經趕不上了。

且說丁雄與金公送信，從水面迎來，已見有官船預備。問時，果是迎接襄陽太守的。丁雄打聽了一下，說金太守由枯梅嶺起早而來，他便棄舟乘馬，急急趕到枯梅嶺。先見有馱轎行李過去。知是金太守的家眷，後面方是太守乘馬而來。丁雄下馬，搶步上前請安，稟道：「小人丁雄奉家主邵老爺之命，前來投書。」說罷，將書信高高舉起。金太守將馬拉住，問了邵老爺起居。丁雄站起，一一答畢，將書信遞過。金太守伸手接書，卻問道：「你家太太好？小姐們可好？」丁雄一一回答。金公道：「管家乘上馬吧。等我到驛，再答回信。」丁雄退後，一抖絲韁上了馬，就在金公後面跟隨。見了金福祿等，彼此各道辛苦，套敘言語，俱不必細表。

且說金公因是邵老爺的書信，非比尋常，就在馬上拆看。見前面無非請安想念話頭。看到後面，有施俊與牡丹完婚一節，心中一時好生不樂，暗道：「邵賢弟做事荒唐！兒女大事，如何硬作主張？倒遂了施俊那言生的私欲。此事太欠斟酌。」卻又無可如何。將書信折疊折疊，揣在懷內。丁雄雖在後面跟隨，卻留神瞧，以為金公見了書信，必有話面問。誰知金公不但不問，反覺得有些不樂的光景。丁雄暗暗納悶。

正走之間，離赤石崖不遠，見無數的嘍囉排開，當中有一個人，黃面金睛，濃眉凹臉，額下滿部繞絲的黃鬚（無怪綽號金面神），坐下騎著一匹黃驃馬，手中拿著兩根銀牙棒，雄赳赳，氣昂昂，在那裡等候。金公見已看見，不知山賊是何主意。猛見丁雄伏身撒馬過去。話語不多，山賊將棒一舉，連晃兩晃，上來了一群嘍囉，鷹拿燕雀，將丁雄拖翻，下馬攔了。金公一見，暗說：「不好！」才待撥轉馬頭，只見山賊忽喇喇縱馬跑過來，一聲叱咤道：「俺藍驍特來請太守上山敘話。」說罷，將棒往後一擺，嘍囉蜂擁上前，拉住金公坐下嚼環，不容分說，竟奔山中去了。金福祿等見了，誰敢上前，忽的一聲，大家沒命的好跑。

且說藍驍邀截了金公，正然回山，只見葛瑤明飛馬近前來稟道：「啟大王：小人奉命劫掠馱轎，已然到手。不想山凹竄出一隻白狼，後面有三人追趕，卻是臥虎溝的沙員外，帶領孟傑焦赤。三人見小人劫掠馱轎，心中大怒，急急上前，將嘍囉趕散，仍將馱轎奪去，押赴莊中去了。」藍驍聽了大怒，道：「沙龍欺吾大甚！」吩咐葛瑤明押解金公上山，安置妥協，急急帶嘍囉前來接應。葛瑤明領命，只帶數名嘍囉，押解金公丁雄上山，其餘俱隨藍驍來到赤石崖下。早見沙龍與孟傑二人迎將上來。藍驍道：「沙員外，俺待你不薄，你如何管俺的閒事？」沙龍道：「非是俺管你的閒事。只因聽見馱轎內哭的慘切，母子登時全要自盡，俺豈有不救死之理？」藍驍道：「員外不知，俺與金太守素有仇隙，知他從此經過，特特前來邀截。方才已然擒獲上山。忽聽葛瑤明說，員外將他家眷搶奪回莊，不知是何主意？」沙龍道：「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金太守乃國家四品黃堂，你如何擅敢邀截？再者，你與太守有仇，卻與他家眷何干？依俺說，莫若你將太守放下山來，交付與俺。俺與你在太守跟前說個分上，置而不理，免得你吃罪不起。」藍驍聽了一聲怪叫：「哎喲，好沙龍！你真欺俺太甚，俺如今合你誓不兩立。」說罷，催馬掄棒打來。沙龍扯開架式抵敵，孟傑幫助相攻。藍驍見沙孟二人步下竄躍，英勇非常。他便使個暗令將棒往後一擺，眾嘍囉圍裹上來。沙龍毫不介意，孟傑漠不關心，一個東指西殺，一個南擊北搦。二人殺夠多時，誰知嘍囉益發多了，筐籠圈將沙龍孟傑困在當中，二人漸漸的覺得乏了。

原來葛瑤明將金公解入山中，招呼眾嘍囉下山。他卻指拔嘍囉層層疊疊的圍裹，所以人益發多了。正在分派，只見那邊來了個女子，仔細打量，卻是前次打野雞的。他一見了，邪念陡起，一催馬迎將上來，道：「嬌娘，往那裡走？」這句話剛然說完，只聽弓弦響處，這邊葛瑤明眼睛內咕啣的一聲，一個鐵丸打入眼眶之內，生生把個眼珠兒擠出。葛瑤明哎喲的一聲，栽下馬來。

原來焦赤押解馱轎到莊，叫鳳仙秋葵迎接進去，告訴明白，說藍驍現領嘍囉在山中截戰。鳳仙姐妹聽了，甚不放心，就托張媽媽在裡頭照料，他等隨焦赤前來救應沙龍。在路上言明，焦赤從東殺進，鳳仙姐妹從西殺進。不料剛然上山，就被葛瑤明看見，伸馬迎來。秋葵眼快嘴急，叫聲：「姐姐，前日搶野雞的那廝又來了。」鳳仙道：「妹妹不要忙，待我打發他。前次手下留情，打在他眉攢中間，是個『二龍戲珠』。如今這廝又來，可要給他個『喚虎出洞』了。」列位白想想：葛瑤明目目之間有多大的地方，攔的住鬧個龍虎鬥麼？他從馬上栽了下來，秋葵趕上將鐵棒一揚，只聽拍的一聲，葛瑤明登時了帳，琉璃珠兒砸碎了。

未知他姐妹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